

◆支月英和學生們
一起閱讀教材。
香港文匯報
記者王逍 攝



扎根大山教書育人 改寫三代學生命運

鄉村教師支月英：我們堅持了才有希望



◆課外時間，支月英與學生們做遊戲。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攝

61歲的支月英是三代學生心裏的「支姐姐」、「支媽媽」、「支奶奶」。她在江西省宜春市奉新縣澡下鎮教書育人已有42年，她的堅守宛若穿透陰霾的一束光源，讓1,000多名孩子接受教育，為鄉村教育建言獻策，讓貧瘠大山盛開希望。

◆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逍 江西報道



◆支月英有時會帶着孩子們走出教室，把課堂搬進大自然。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攝

1980年，19歲的城裏姑娘支月英乘車顛簸了五十多公里，又步行了十多公里的山路，從老家南昌來到澡下公社。到達泥洋小學時，她的衣服、頭髮落滿灰塵，很是狼狽。這裏的一切超出了支月英的想像：校舍破舊透風，很多學生每天上學都要走十多公里山路；學生們的課本、教學用具等都需要老師從山下肩挑手提運上山；學校留不住老師，他們都想想方設法往外調；物資緊缺，大風經常吹倒木頭、電線杆，導致整個村子停電。晚上，她睡在簡易的木板床上，聽着山風呼嘯、鳥獸怪叫，時常出沒的老鼠也讓她心驚膽戰。有一次，一條手腕粗的蛇爬上了床頭，嚇得她一動不敢動，全身衣服都被冷汗濕透，整夜不敢睡覺。

現實總與想像相悖。思鄉之情湧上心頭時，她經常在深夜哭泣，懷疑自己是否應該來到這窮鄉僻壤？她也曾不時打起退堂鼓，但是天一亮，倔強的她又會照常走進課堂。

「你對他們好 他們一定會記得」

最初，當地村民篤定，支月英這個梳着一對麻花辮的城裏姑娘，待不了多久也會走。她也不說什麼，默默地做着手頭的事：她買來塑料薄膜和釘子，把學校窗戶釘好；見學生窮看不起病，她就在教室裏備一盒清涼油，給大家治輕症小病；每逢新學年，她就和同事步行往返二十多公里山路，肩挑手提運送教材，一趟下來，腿腳累得發抖，渾身虛脫。

後來，她成家為父母，還擔任了泥洋小學校長，兼管兩個鄉村小學的教學。當有老師調走，新老師沒到位，她一個人要管理多個班級、上多門課。於是，她琢磨出複式教學方法，動靜搭配，一個年級上課，另外一個年級可能就要寫作業。山裏的孩子比較調皮，聚在一起容易打架，她只能時刻盯着，只有趁着所有班級自習的時候，才去上洗手間。她有時會把課堂搬到戶外，給學生上《大自然的聲音》一課時，她讓同學們在山林中觀松濤起伏，沿着小溪聽水聲，聽着鳥聲尋蹤跡。

若有的孩子家裏太窮，她就管飯，還在數年裏照顧了在校寄宿的孩子們生活起居。家訪時，了解到孩子家長不識字，她順勢做起「文化掃盲」。「山裏的孩子也許穿戴簡樸，但有一顆純真、善良、可愛的心。只要你對他們好一點，他們一定會記得你的好。他們會給我帶來山裏的野花野果，中午在學校吃飯的時候，會給我夾他們碗裏的菜；知道我身體不舒服的話，還會帶上山裏長輩製作的草藥。有一次我生病了，學生家長端來一碗麵條，還加了三個荷包蛋。」

資助女孩讀書 一路考上大學

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時，山裏不少人家重男輕女，不讓女孩讀書，不少家庭讓女孩子早早報學嫁人，甚至從來不讓上學。支月英心疼她們，就

挨家挨戶上門做工作，要讓女孩子上學。她說：「第一次上門，家長們都比較客氣，會給我倒開水喝。去的次數多了，他們就兇我，沒有錢讀書，那你出？我也就說，我來出。」

從此，她成為了月光族。她微薄的工資，要養家餬口和墊資助學，有時連自己買米買菜的錢都沒有。

她摸索出一些開源節流的方法：買半斤肉，在鍋裏煸炒後就存在罐子裏，每次做菜就放一兩片，能吃上一個月；跟着當地人學習種菜；跟着村裏的壯勞力去山裏做扛木頭等體力勞動賺錢。有一次裝車出了車禍，她跟着大貨車翻了幾個滾，昏迷了很長時間才甦醒過來。

抱病堅守僻鄉「堅持才有希望」

在她的資助下，學生彭小紅得以繼續上學，成為山裏第一個本科學生。受她的影響，學生廖作英、涂莎母女倆均走上教師崗位。廖作英說：「這輩子最佩服的人就是支姐姐，讓山裏孩子，尤其是山裏女孩子，可以通過接受教育改變命運。」

由於長期操勞，營養及醫療匱乏，支月英患了不少長期病。有關部門考慮到她的身體狀況，安排將她調到山下的中心小學任教，被她婉拒。2012年，因教育資源整合，泥洋小學教學點撤銷，她即將前往山下的中心小學任教，經白洋村的村民聯名請求，又走進了比泥洋村更偏遠的白洋村。2016年，本可退休的她，在白洋村村民的挽留下，又留下來任教。

如今，她和新老師承擔白洋教學點的一年級至三年級教學工作，共有8個學生。這些孩子比她的外孫女還要小，經常吃她做的飯菜，將她視為奶奶。白洋教

學點有了寬敞明亮的教室和現代化的教學設備，支月英則從風華正茂的少女變成了年過花甲的「支奶奶」。

支月英說，只要身體條件允許，她將會一直做下去，「我們不是因為看到了希望才去堅持，而是我們堅持了才有希望」。



◆支月英曾騎着電單車，在路上馳騁。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攝

騎電單車運教材 雨天車壞困途中

騎過6輛摩托車（又稱電單車），在山路間風馳電掣，英姿颯爽，是支月英在清貧日子裏的「高光時刻」。1991年，她與別人合夥買了一輛1,000多元（人民幣）的雄獅牌摩托車，既方便周末下山陪小孩，也方便下山開會、運送教材。「這款摩托車，價錢比我一年的工資還高，馬力大，能走泥路、爬高坡。」

她深腳踏打火，馬達轟鳴，響徹山間，每當經過人群，總是收穫一陣羨慕。不過，也有讓她這個「女漢子」流淚的時候，摩托車有一次在去考試的途中壞了。「天上下着雨，我腳踩着泥巴，一邊推着比我還重的摩托車，一邊哭。那真是『叫天天不應，叫地地不靈』。」

履代表職責 籲完善教師定向培養制度

特稿

作為過來人，支月英對於鄉村教師的處境最為理解。為鄉村教學付出了大半輩子的她說：「這麼多年，我既然選擇了大山，就選擇了清貧，就選擇了不能忠孝兩全。身邊的同事來了又走，將在山裏教書作為職業過渡期，我尊重他們的選擇。」她認為，付出不應該伴隨着所謂「道德綁架」，用情懷綁架老師，要求所有老師跟她一樣，扎根大山，付出所有。

將全身心奉獻給大山之後，支月英坦言，自己不是好女兒，不是好妻子，更不是好母親，勻不出時間與家人團聚，錯過了許多本

應該要做的事。

為工作犧牲大 未見母最後一面

「媽媽唯一一次從老家到這，看到我要走10多公里山路才能接到她，心疼得不行。我趕緊安慰她，這裏山好，水好，村民樸實善良。媽媽也沒有再反對我的選擇，只是一路哭，數落我是六姊妹中讀書最多的，過得日子卻是最苦的。」支月英說，後來，媽媽病了，她沒有去侍奉；媽媽去世了，她也不在跟前。

為了能與支月英在一起生活，丈夫多年前就選擇在學校附近當了一名護林員。丈夫也埋怨過支月英，「人家是教書養家，你是教書欺

家」，但還是會在周末接送她上班回家，幫着她去採持白洋村教學點校舍新建工程。

她感慨道，自己也從不和別人比較，「要比較的話，我就不可能在山上待下去。我只能讓自己的今天比昨天好，明天比今天好。」

她認為，只有在政府層面出台制度，才能使農村教育實現可持續發展，這也是她自2018年履職全國人大代表以來的關注點。「教師定向培養政策，為我們欠發達地區充實了中小學教師隊伍建設，推動了鄉村教育振興和基礎教育高質量發展。我也不用擔心，等我幹不動的時候，沒有新鮮血液輸入到大山。」



◆支月英為學生們做午餐。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攝